

血色湘西



黄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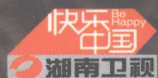


湘西画卷



民族史诗

LEGEND OF XIANG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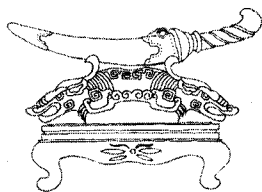


东方出版社

LEGEND OF XIANGXI

血色 胭脂

黄晖 / 著



東方出版社

总 策 划:魏文彬 欧阳常林
策 划:刘一平 刘向群
责任编辑:刘 恋
封面设计:李 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色湘西/黄晖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060-3225-4

I. 血…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8684 号

血色湘西

XUESE XIANGXI

黄 晖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5

字数:500 千字 印数:00,001-30,000 册

ISBN 978-7-5060-3225-4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1 第一章

商 队

“你们是谁呀？”

“我们……做生意的。”林湘君便问，“你呢？”

“我是穗穗。”

这回答让林湘君突然笑了，只在这一刹那，她已感觉到这姑娘是如此天然，天然得跟这眼前的山野浑然一体。

12 第二章

麻溪铺

——假如林湘君知道，自己身后的人居然就是沅水排帮的“前梢老五”吴疤子的话，刚逛出的一身汗只怕都会当场吓回去。

30 第三章

赛龙船

来的是黑幢幢一群剽悍邪异的身影，一色的黑裤黑褂，黑布包头，黑带缠腰，所有人的脸上还罩着黑漆漆一张狰狞恐怖的山鬼傩面，腰里都悬着黑沉沉的短刀，低吼着，闷哼着，跳跃着，舞动着，仿佛堕入人间的一群妖魔，散发着浓浓的诡异恐怖之气。

56 第四章

田一刀

那一刹那，石三怒就晓得自己已经输得一千二净——从声音的来路他就听得出，对手早料到了他的反应，事先就不是站起，而是平躺在竹桥头前的地面上，等起他上钩了。

80 第五章

林湘君

接下来的日子，她开始每天面对无数的难民，面对一座完全成为废墟的城市，面对无数素不相识的饥饿、疾病、妻离子散、卖儿鬻女直至死亡。

100 第六章

邻 居

“——不理我？不理我是不？好，我石三怒就住这里不走了，我同你做邻居！哪怕等你三年六个月，我等到你理我为止！”

119 第七章
寨首大会

汪兆丰微笑不改——今晚他既然敢登十四太爷的门,就已经盘算好了要跟太爷合盘托出自己的计划,他也相信,他一定能讲服太爷帮他这个忙。

132 第八章
天坑赌命

“所以啊,若不是天大的恩怨化不开,绝不会搞到上天坑这一步。只要上了天坑,这条命,就算不得自己的了!”

146 第九章
真相

他清白得很,当年那事伤绝了妹夫的心,他晓得妹夫早就烂在肚子里这些年想都不愿再想起一回,如今要田伏秋顶天立地一条汉子当面同自家妹伢讲出来,那等于撕开了旧伤重新往上撒咸盐。

165 第十章
撞媒

一个雪峰山最大的扛把子,一个竿子营最大的先生,一个武一个文,背后一个排帮少扛把子一个龙府少爷,这番龙虎斗已经是盘古开天不曾见,更何况一个是女方家最亲的亲戚,一个是女方家最深的仇家。

178 第十一章
出帮

穗穗平静地看着他:“三怒,我来接你出帮,你出不出?”
热切地看着穗穗,十三怒回答得斩钉截铁:“出!”

189 第十二章
家法族规

“老爷!”龙贵惊呼着冲上前,抓住了太爷的手,“使不得啊!摘了耳环,二少爷可就没法在竿子营呆了!”太爷狠狠甩开龙贵的手,悲愤道:“竿子营的耳环,是给顶天立地的男人戴的,不是给这种伤风败俗、无廉无耻的逆子戴的!这个耳环,他不配!”

目 录

207 第十三章 不共戴天

汪兆丰讲,这几个盒子是林老师从重庆采办过来的货样,里面是什么东西不晓得,反正不要和他汪兆丰采办的私货放在一起,莫搞混了。至于这几个盒子怎么偏巧和喜饼盒子一模一样,六伢子想都没有想。

229 第十四章 入 伍

曾经以为自己会很英勇,曾经盼着上战场证明自己是条汉子的耀文,这一刻,竟筛糠般抖成了一团。让他羞愤不已的是,他感觉到有一股暖流顺着自己的腿缓缓地往下淌——他竟然尿了裤子!

248 第十五章 虎 崽

望着远远窗口中的耀武和虎崽,月月黯然道:“关起也好,不关也好,在这里,至少离耀武,离虎崽,离我的男人和伢崽近一点不是?”

257 第十六章 送 药

一种阴森森的气氛笼罩了常德城。人们恐惧、怀疑。人们谈发烧而色变。人们不晓得那个可以迅速致人死地的瘟神躲在什么地方,不晓得,下一个发烧的人,会不会是老婆、孩子,和自己。

265 第十七章 生日晚会

坟前,竖着简陋的墓碑。那是一块木牌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这里安息着蓝天、白云、糖粒子、弹弓、小草、喇叭花、大英雄、春好……”

273 第十八章 常德保卫战

直到看到肚子被流弹打穿、肠子流了一地的一团王团长,穗穗才晓得,他是从阵地上下来催要弹药的,86 师的炮弹和子弹早就打空了,朱军长答应补充的弹药却一点影子也没有,现在,弟兄们是在用刺刀、手榴弹跟鬼子拼命!

281 第十九章

归乡

行礼已毕，太爷这才起身，小心翼翼地将两枚勋章摆放在神龛前。然后，他从香案下小心地取出一个红布包，慢慢打开——红布包里，是那只曾经属于耀文的银耳环。

293 第二十章

收编

吴疤子就自作主张，要把田穗穗抓回排帮去问个明白，也好让大扛把子清白真相！他想，要是田家妹伢死不认账，就干脆把她留在排帮，反正三怒不是喜欢她嘛，总之就是不能被收编！

301 第二十一章

成亲

众人惊疑的目光中，锁云超领着三连长与几名衣衫褴褛的下级军官走了进来。锁云超默默地递给龙太爷一个黑黑的圆环。

——那竟是被熏黑了的龙耀文的耳环！

314 第二十二章

国殇

“我的后生伢崽，我的青壮，我的一千多人啊……”捧着耳环，太爷身子一软，扑通跪倒在成堆的银耳环上，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一个接一个，桥头、岸边，成百上千的竿民老弱跪倒下去，跪满了一地……

323 第二十三章

平蛮攘夷

“是，圣人也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时，恰如你日本今日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我奋起相抗，是为真正的平蛮攘夷！而你所要找的雷达站，恰是我平蛮攘夷之利器！‘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也正是要用在你们这帮蛮夷的身上。”

334 第二十四章

同仇敌忾

便在这如血的残阳里，一个个妇人、伢崽背起了自家的亲人，踏过硝烟，走向山下那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

353 后记

第一章 商队

穗穗后来才晓得，那个夕阳红得赛枪缨子一般的黄昏，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五月初二。

五月初二她晓得，给屈爹爹扎米粽吃的端午节是每年五月初四^①，那天在端午节前的一天还前面一天，所以一定是五月初二。

她当时不晓得的，是那年叫做民国二十八年。

那天下午很怪，日头刚刚往西边斜一点她就上了山，本来想打只山鸡或者肥獾子，晚上烧起吃，没想到从寨子口寻到猪婆沟，一直寻完了整个十里坡，竟连一只值得打的野活物也没碰见。她当时想是不是山神爷爷请客，把满山的野物们都招去了，又或者野物们都已经认得她，约好了不肯跟她打照面。这样想起想起就往回走，后来看到夕阳红艳艳的，把远边的天坑岭染得像泼了血一般的好看，就忘记了打野物的事，一边走一边采了几朵指甲花，一边就笑起来。

然后她听见溪水那边有画眉子喳喳地叫，抬头就看见了一只叨叨隼正围着溪那头的一棵老槐树打起转转地飞，两只画眉则在树梢间上上下下地蹦，她就晓得那是叨叨隼在打树上画眉窝里雏鸟的主意，所以惊动了老画眉上下蹦起急，那只叨叨隼突然往天上一蹿，跟着就箭一般地往下冲，但她手里的枪先响了，“砰”的一枪，那只叨叨隼一头就栽在了树杈上。

林湘君被吓了一大跳。

她的胆子一向就小，在城里，过年她都总是不敢上街，因为小孩子会乒乒乓乓地乱扔鞭炮，响得她心里直跳。这回进山前，汪兆丰又灌了她一耳朵山里如何如何有土匪，如何如何要小心的警告，搞得她一路心绷得紧紧的，总感觉那陌生而幽暗的林子中藏着什么危险，会随时大喊一声蹦出来。

走了两天，什么也没有蹦出来。

倒是一路这画一般的青山绿水，和山里清纯得仿佛洗过一遍的空气，让她觉得那么心旷神怡，等走到这个宁静得犹如梦幻的傍晚之时，她已经开始怀疑汪兆丰是否有些神经质，甚至是存心要夸大路上的危险，好多抽一点佣金了。

“林老板，你莫听汪老板讲得吓心吓胆，我山里钻了几十年，有没得土匪，我还不晓得？”老马勺的话也让她宽心——他是进山时雇来的向导，憨憨的，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① 竿子营习俗，五月初四过端午——编者注。

老马勺说这话的时候，晚霞正映在天边，远处的山，不见阳光处是墨墨的绿，夕阳映照处是血的红，红与绿之间，过渡着由深而浅的金黄——林湘君只觉得她读过的任何诗，也描不出这恬美、壮丽的万一。

她很坚决地叫汪兆丰停下商队等着她——明天就要出山了，她不能再错过这美丽，她取出了一路不曾用上的照相机，对准夕阳，打算拍一张满意的风景。

枪声就在这时骤然响起，吓得她浑身一弹。

不仅她，商队上上下下都吓了一跳，连刚才还在憨笑的老马勺也变了颜色。

两个雇来的保镖一把就抄起了枪。

一片紧张的静默中，有脚步声踏过溪水，越来越近，然后他们就看到一个身影，跑到了前面的大槐树下，灵巧得仿佛一只猴，三下两下爬上树梢，捡到了挂上面的一只大鸟。

那竟是一个姑娘。

“我就说了嘛，哪那么多土匪？”老马勺憨憨地笑，“人家打猎的。山里人，人人会打猎。”

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两个保镖也放下了枪。

只有林湘君还怔怔地看着那个姑娘，她没有想到过一个姑娘竟能有这样的身手。她看到姑娘下了树，向他们走过来，才发现这姑娘不过十六七岁，有着两只漂亮得惊人的大眼睛。

眼睛里没有胆怯与害羞，只是一片天真的好奇——

“你们是谁呀？”

“我们……做生意的。”林湘君答，“你呢？”

“我是穗穗。”

这回答让林湘君突然笑了，只在这一刹那，她已感觉到这姑娘是如此天然，天然得跟这眼前的山野浑然一体。

寨首五叔走进榨油坊的时候，田伏秋师徒正在打挂槌榨油茶。

打挂槌是个力气活，田伏秋用的重槌就更加：两丈二尺长、九寸三分粗的杂木槌，用浸过三年六个月桐油的葛藤悬在梁上，槌头再包上寸把厚的精铁。一般榨油坊，这样粗的槌要五条汉子推，四个帮梢扶两边，一个老梢掌槌尾，五人合力，推起挂槌撞击榨槽上的箭板，一面便一呼一应地吼起号子：

“起挂槌呀——嘿哟——”

“扶上顶呀——嘿哟——”

“槌如流星——推起——”

“接得稳呀——呀嘿嘿哟”

“……”

如此号子声中，每一下都推起千斤之力，直撞得地动山摇，才榨得好油出。

但田伏秋打槌，却向来闷闷的，没得号子喊。他的油坊只有师徒两个人，徒弟六伢子是他从三官寨捡来的孤儿，细时候大概饿狠了，长到十八岁，还瘦瘦单单总像没长开的样子，全靠他当师父的有把子好气力——他的气力倒是寨子里有名的，正如他一贯的闷头不响一样。

“伏秋，忙啊？”五叔寒暄着。

田伏秋就扶住槌，笑一笑，笑得跟往常一般，闷闷的。

“伏秋，你这面鼓，有十几年没响过了哟。”

敬过芝麻豆子茶，点过滚地龙烟，五叔东拉西扯了一气闲话，最后还是转到了这句话上。

六伢子晓得五叔公就是为这个来的。这些年，年年端午，五叔公都要上一趟门，请师父为寨子里的龙舟掌鼓，师父年年推，五叔年年照样来。

其实六伢子一直疑心师父到底会不会打鼓，他为此问过穗穗，穗穗也说从没见过阿爹摸过鼓槌，虽然家里堂屋角落里就放着一面高脚鼓，但那面鼓多少年就成搁置杂物的架板，上面堆的灰尘，手一抹都能揩下厚厚的一层。他甚至怀疑师父从不肯答应五叔公，其实是因为师父只晓得打挂槌，根本不晓得打鼓槌。

但五叔今年的话，讲得特别重：

“俗话讲得好：‘宁输三年田，不输一年船。’竿子营九弓十七寨，雷公寨好歹算得是最大的一家，掰起指头一算，十六年没赢过一回船了！是个男人走出去，腰杆子都硬不起，脸上都无光哟！伏秋，五叔今天，算是背起全寨几百口子的面子，求你这一回了！你就真的想想起雷公寨第十七年还给人家垫屁股？”

六伢子听得脸都发红。五叔公在寨子里说一不二，这么低三下四地讲好话求人，就算是个不会打鼓的人，听了这番话，也非抄了鼓槌上龙船不可。

但师父还是跟往常一样，闷起个脑壳不做声。

好一气，他才起身进屋，捧了一套新崭崭的绣凤五叠裙出来，放在五叔面前。绣凤五叠裙上面还摆了个红绸子包包。

打开红绸包包，里面是一只亮闪闪的凤头银锁。

五叔就突然明白了：

“你这是——给穗儿伢备下的？”

“那就是雷公寨，寨东头就是我家。”

翻过十里坡，顺着穗穗手指的方向，林湘君就看到了一片长长的、绿草如茵的山坡，野花烂漫，遍野缤纷。山坡的尽头，两峰相夹之间，白云绕绕，溪流如带，参差的人家，点缀在青山碧水之间，远远望去，几如桃源仙境。

林湘君看得都快痴了。

然后穗穗看到这个林阿姨拿出一个奇奇怪怪的盒子，对着前面比画，她问这是干什么，才晓得那是个会自己画画，叫做“照相机”的新鲜东西，只要按一下，眼前的山呀水呀云呀还有她家的房子呀，就都能跑进那个盒子，比画的还像。

“你想不想照一张？”

“人它也会画？”穗穗不大相信——画山画水她都怀疑，何况是活人？

但林湘君居然说是的。

穗穗就高兴了：“那好哇，我画一张——要画得像哦。”

林湘君要她放心，讲一定像，然后就往后退呀退的，拿那个盒子对着她比画。穗穗觉得这实在是很奇怪：画画总要站得近才看得清楚，为什么还要越站越远呢？

这么一想，她就有点走神，没有看到草丛里的那条五步蛇，等看到的时候，林湘君脚已经要踩到蛇尾巴了。

穗穗就讲：“你不要退了——那条蛇有毒的。”

林湘君一回头，就发出了吓心吓胆的一声惨叫，过硬把穗穗吓了一跳，她没有想到一条晒太阳的蛇竟会把一个人吓出那样恐怖的叫声。不就是条蛇么，值得那样鬼喊鬼叫？

“你莫动，你不动它不会咬你的。”她告诉林湘君。

林湘君真的一动也没动——不是真的听了穗穗的话，而是吓得早就全身都僵掉了。

不光她，一旁边歇气的伙计、保镖们和正在点纸烟抽的汪兆丰都吓得“蛇”、“蛇”、“蛇”地大呼小叫起来。

然后他们就目睹了奇特的一幕：那个一枪能打落飞鸟的穗穗姑娘从草丛中随手拔了几株草，放进嘴里嚼了嚼，上前来，对着那条五彩斑斓还吐着信子的五步蛇喷了一口——仿佛施了某种咒语，那条蛇一下子软绵绵老实了。

“懒鬼，晒太阳怎么晒到路上来了？”伸手捡起蛇，穗穗的口气就像在教训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也不看看天要黑了，还不回家？”

她骂完了，把蛇放回草丛，蛇就好像做了错事，乖乖地滑进草丛深处不见了。

林湘君这才回过神来：“穗穗，你刚才喷的什么？”

“央央草啊，蛇最怕央央草嘛。”穗穗似乎很奇怪她连这都不知道，“我阿爹讲过，一物降一物，有蛇的地方，肯定有央央草……哎，我画完了吗？”

林湘君这才想起还没给她拍完照，赶紧又端起相机。

一旁的汪兆丰到这时候才松了一口气，手一抹，才发现满头都已是冷汗——林湘君可是万万出不得事的啊！

这么一惊一吓，他就忘记了一件事，直到两天以后才终于想起来——当他的商队被那条蛇吓得大呼小叫的时候，里面很不正常地少了一个声音。

一个不管有事没事，总在啰里啰唆嘴巴不停的人的声音。

可惜，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大扛把子，飞鹞子有信来。”

大先生^①匆匆走进水寨大厅的时候，麻大拐子正在小心翼翼地给香木龙头描最后一道彩漆。

他对自己的描匠手艺一向很自信。多年前，他麻大拐子便算得竿子营头一号的彩描匠，虽说早就不靠漆刷子讨营生了，但描彩漆的手艺仍然是他唯一的爱好。这些年，水寨里大大小小的家具物件，都被他描金画银，刷得不晓得几多好看一个，搞得水寨里也一年四季，总飘着一股子刺鼻的油漆味。

这回这个香木龙头，他更是倾尽了全部的功夫——他沅水排帮的龙头，在竿子营就无人可比。

① 大先生：湘西帮会传统，执掌帮会日常事务的二号人物称“大先生”，以此与管财物的“二先生”对应。大先生须通文墨、应晓礼仪，负责出谋划策，虽不列入帮会头领排行，但地位仅在首领之下——作者注。

大先生取下鹞鹰脚上缚着的小竹筒，展开里面的羊皮卷：“尾线留了山标，点子这当口靠了雷公寨……麻爷，看这天色，今天黑夜他们只怕就在寨子里落脚了。”

这倒不出麻大拐子的意料：新点子带货过山，当然不敢赶夜路。

所以他手都没有停：“下江客的生意，不必惊动寨子，等老马勺踩清盘子，明天路上留客。”

林湘君一走进雷公寨，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喜欢窄窄的、曲折延伸的青石板路，参差落座的茅棚、瓦舍，喜欢咕咕叫着躲开的母鸡，路边懒懒吠叫的黄狗。

还有妇人奶着婴儿，孩童扎堆玩耍，晚归的农夫吆喝着耕牛，檐下的老人吸着水烟的悠然自得。

“他们是远边边来的下江客，做生意的。”前头的穗穗一路解答着乡邻脸上的好奇。

于是，一张张好奇的脸，露出了质朴而善意的微笑，让林湘君感到那样温暖。

“我们湘西山里人，好客得很，进了寨子，就是到了家。”老马勺的嘴巴照例不肯闲着，“你随便敲开哪家屋门，都会把你当贵客，米酒腊肉血豆腐，平素自家屋里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都会背出来招待你。你还千万莫讲客气，只管吃，只管住，就一条，千万莫提给钱。”

“那为什么？”林湘君觉得很奇怪。

“招待客人是本分嘛。”老马勺就声明，“你给钱就是看他不起，比打他的嘴巴还狠些。”

汪兆丰也在一旁作证：“湘西我也算跑过两趟，山里民风古朴，确实如此。林小姐，您要不信，一会儿就能看到了。”

“我信。”

望着一路冲在前头的穗穗的背影，林湘君就觉得这一切是那么可信——能养出这样的姑娘的山寨，还用怀疑它的真诚么？然后她就看到了田家的榨油坊，看到了门前吱呀呀带动水碾的水车，还有刚好走出门的田伏秋。

“伢”字在湖南人嘴里，向来是指的男孩子。

只是这规矩在竿子营行不通。竿子营的男女，但凡年轻没成亲的，一概都唤作“伢”，不同的是男孩喊做“伢崽”，女孩喊做“妹伢”，这般伢来伢去，喊得竿子营的姑娘，也仿佛添出了几分男子气。

五叔把穗穗唤作了穗儿伢，便是这个道理。

“男满十八急死爹，女满十六忙坏娘啊。”看到田伏秋捧出的五叠裙同凤头银锁，五叔就觉得自己老得昏了头：天天看起穗穗在眼面前晃，不曾想一晃眼，小妹伢竟也满了十六，到了该拜梯玛^①的年纪了。这是竿子营几百年的老规矩。十八的伢崽，十六的妹伢，端午节齐聚麻溪铺，戴过银耳环、银锁，男赛龙船女拜梯玛，才算是步入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纪。这也是竿子营有儿女的人家的头等大事——伢崽娶不娶得好婆娘到手，妹伢嫁不嫁

^① 梯玛：湘西土家族巫师特有名称，汉族亦称土老司——作者注。

得好人家，与端午节上这头一回亮相，都有莫大的关系。

所以五叔再不提要田伏秋上龙船的事。输了龙船，还有明年，妹伢成人戴银锁，那才是一辈子一次的大事。何况穗穗一个没娘的孩子，他田伏秋不操心谁操心？

“你呀，安心带穗儿伢上麻溪铺，求个好姻缘回来。掌鼓的事不要你操心，我另外想办法。”田伏秋把五叔送出门的时候，五叔还在满口叮嘱他。

穗穗就在这个时候，领着林湘君他们到了院门口。

汪兆丰死活也想不到，自己竟会被一个山民生生赶出寨子来。

直到灰溜溜地出了雷公寨的寨口，看到沉沉的暮色将前方蜿蜒的山路笼罩得模糊不清，他还在想自己刚才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才惹翻了那个闷头搭脸一副蔫丝瓜样的田伏秋。

但他又实在想不起说错什么呀。

天南海北跑生意吃江湖饭的人，他明白出门在外，逢人不怕礼多的道理，问清了田伏秋与五叔的名讳，他就打躬作揖地道明来意：“鄙人汪兆丰，省城瑞丰商号的经理，这位是林老板。小号贩运川黔特产，路过贵寨，天色已暗，想求宿一晚，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这还不客气么？

那位胡子、头发都白了多半的寨首五叔当时也蛮热情，直喊来了就是客，赶紧进屋坐进屋坐，还忙不迭地叫那个瘦瘦的六伢子给客人牵马卸货，穗穗姑娘更拖了林湘君的手就要扯她进屋去吃芝麻豆子茶，主人迎客的热情让汪兆丰都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所以他才喊自己的伙计们开始卸货，还招呼落在后面的老马勺赶紧过来招呼马匹。老马勺这个人事情是蛮做得，又当向导又是个好马夫，要的价钱还不高，雇这么个帮手确实是个划得来的买卖，唯一的不好是他东游西逛喜欢乱跑，一不留神就躲到后面偷懒，刚才就一个人落在后面踢拢地上的石头玩，不喊他还记不得过来帮忙。

没想到那个闷憨憨的田伏秋，居然会硬冷冷一伸手，把进屋的林湘君生生拦在了门外：“我山里人家，破破烂烂的，省城的贵客哪里住得习惯？各位还是另找地方吧。”

汪兆丰还以为他是讲客气，赶紧堆起笑跟他说：“田老板太客气了，这里就蛮好，就蛮好。”

没想到田伏秋不是讲客气，一张脸拉得死长，好像汪兆丰前辈子欠了他三百钱忘记了还。

“对不住，我屋里烂房烂瓦烂场合，真的容不得贵客大驾，各位还是赶紧走吧。”

他一边讲还一边手一抬，摆明了逐客。

那一刻，不光被拦在门外的林湘君一脸的尴尬，不光他汪兆丰和伙计、保镖们傻了眼，就连穗穗和五叔脸都涨红了。

“阿爹！”穗穗当时就发了急。

五叔也赶紧打圆场，讲人家远来是客嘛，伏秋你要是怕自家住不下，我再到寨子里多找几户人家，乌漆黑晚的，总要给人家头上有片瓦，身下有张铺。

但那个田伏秋就有那么不通情理，自己女儿的话理都不理，还口气硬硬地打断五叔：“寨子里家家都不宽敞，哪有多余的地方？五叔，还是请人家早些上路，莫耽误了行程。”

奇怪的是他一说，五叔就真的不做声了。

汪兆丰当时就着了急——眼看天都麻麻黑了，从这里到麻溪铺，少说还有四十里山路，总不成赶夜路吧？

他只能赔小心，讲好话，掏了现钱往田伏秋手里塞——哪怕房钱饭钱加倍算，他只求今晚能安安心心有个落脚的地方。

好话讲尽也没用，那个蔫头蔫脑的闷汉子好像长了个花岗岩脑壳，油盐不进，直扁起双眼睛好像恨不得把他们一脚踢出寨门口就好。

汪兆丰还想再求，林湘君却先忍不住了：“汪老板，人家既然不方便，我们何必勉强呢？走吧！”

她掉头就走。

黑灯瞎火、荒山野岭的夜路走不得！汪兆丰晓得这不是脸皮薄斗面子的时候，他想劝林湘君，没想到先来拦林湘君的是羞红了脸的穗穗，更没想到田伏秋一把就把穗穗扯到了一边：“细妹伢吵么子吵？回屋去！”

他看到穗穗被训得眼泪水当时就涌出来了，一头就冲进了屋里。

他的商队就这么灰溜溜地被赶出了雷公寨。

临走，老马勺一脚把地上几块石头踢得飞出了老远。

——说实话，要不是十几年三江五湖好歹练了几分涵养，他汪兆丰都恨不得也要踢一脚才好！

“林小姐，我还跟你夸湘西山里民风古朴，没想到碰上这种人，真是……委屈你了。”

打着灯笼，赶着夜路，汪兆丰一直在打量林湘君的神色。看她的样子都晓得，这一气着实把她气得不能轻。

“人家又不是开旅馆的，凭什么留我们？”林湘君口气淡淡地，“我只是没想到，那么淳朴的姑娘，会有个这样的爹。”

人家有什么爹汪兆丰现在也顾不上想了：半夜三更，荒郊野岭，快些赶完这四十里路，早些求个太平才是正经哟。

黑灯瞎火赶出二十里山路，等赶到三岔岭路口的时候，汪兆丰的商队已是人困马乏。前头是一宽一窄两条岔路，汪兆丰就喊：“老马，老马……”他喊了三四声，老马勺才从后面一棵大树后探出了脑壳：“撒个尿，就来。”

懒人就是尿尿多！汪兆丰只好等着。还好他一泡尿不长，很快边系着裤带边从树后面钻了出来：“老板，么子事？”

汪兆丰问：“往麻溪铺该走哪边？”

老马勺手一指：“这边，那条路是通天堡寨的。”

山路上，马蹄如雨，火光如龙。四十匹快马四十根松明，四十条汉子四十杆枪，簇拥着麻大拐子的滑竿飞奔在山路上！

自从被打瘸了一条腿，麻大拐子就再没骑过马。

他习惯坐滑竿。一张凉椅绑在两根一丈二尺长的竹抬竿上，一颠一晃坐在上面舒服如神仙。所以排帮的水寨里，专门备了二十个人练这门抬滑竿的功夫，他麻大拐子有规矩：一组抬手四个人，脚步要整齐如一人，一口气跑三里路，滑竿不准比马慢，三里路一换肩，抛竿接竿要跟不换人时一样，一不能慢，二不能颠。总之，不管跑多远，不管换多少次

人，他在滑竿上睡着了不能被惊醒，不然“竹笋炒腊肉”——板子伺候，屁股开花。

他是在野猪油灯盏刚照亮水寨大厅的时候，接到的消息：点子没在雷公寨落脚，天擦黑时出了寨子往了东。

“我看，点子是不放心在山里过夜，所以才连夜赶路上麻溪铺了。”来送鹞子信的大先生说。

四十里地，乌漆麻黑敢赶夜路，当真以为河神爷爷没长眼么？麻大拐子一把就抄起了枪：“传话下去，备马！”

点子不过早动身两三炷香的功夫，从天坑岭往东追，也不过多跑十二里山路，不用算他都晓得，凭他排帮的快马，最多三十里，一定追得上！

叼进口的肉，飞不到天上去。所以他不着急，一上滑竿就眯起了眼睛，一颠一晃半睡半醒养起了神。

滑竿突然停下了。

麻大拐子不睁眼也晓得，一定是到了三岔岭路口，他心想其实不必停：点子当然是走大路奔了麻溪铺，难道半夜三更还拐去天堡寨不成？

他听见“前艄老五”①吴疤子匆匆到了面前：“大扛把子，山风刮了天堡寨。”

天堡寨？麻大拐子眯起的眼皮一下就睁开了。

拐杖一敲滑竿边，四个抬手赶紧落了竿，麻大拐子拖着拐腿就走上前来。

路口的大树上，白生生留着新砍出的山风记号，树下草丛里，四块引路石一前三后摆得明白无误，那明明是指向小路的。

“黑天半夜的，雷公寨不留，反倒投了天堡寨？”麻大拐子不禁皱起了眉头。

吴疤子说：“麻爷，管他点子玩么子名堂，反正引路石总不得错。”

这倒也是，麻大拐子就挥了挥手：“追！”

重新坐上滑竿的时候，麻大拐子习惯地又眯上了眼睛。因为他绝没有想到，就在他头顶上不远，有双粗壮的手正攀着岩壁的葛藤，整个人悄无声息地悬在黑沉沉壁立的悬崖上。

这个人正压制着翻山越岭后急喘不止的呼吸，这双眼睛正在盯着脚下飞驰而去的排帮队伍。

直到长龙般的火把消失在夜色下，如雨的马蹄声渐渐轻远，悬崖上的身影才如猿般攀沿而去……

田家每日里最热闹、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晚上。

白日里要做工夫：榨油、采药、打野物、收拾屋后种的苞米、红薯，总归有事做。

只有到了晚上，一家人做完工夫，坐在一起晚餐晚饭，气氛才会热闹起来，照例是穗穗要把一天里有趣的新鲜事细细地讲上一遍：麻五嫂子家的老黑母猪又下了崽呀，溪边边有只野狸猫来做了新窝呀，今天山上有只豹子远远躲起人跑呀，五叔公砍荆条时，被黄荆刺刺挂断了下巴上的长胡须，痛得跳起脚骂呀……

① 前艄老五：排帮中负责侦察的头领，在排帮中排第五位，本源自放排时最前面探水情的艄手，故称“前艄老五”——作者注。

然后便去油坊碾茶籽、打茶枯，做些为明日的活计准备的轻松工夫，穗穗便会随着吱呀呀的水碾，唱起她或熟悉或新学的歌子，六伢子也会随着她学起唱。有时候，就连田伏秋都会忍不住，跟在女儿后面哼上一句半句。

一日的辛劳，便在穗穗那悠长的歌子声中，融入门口那淙淙的溪流里。

但今晚，田家却没了往常的热闹。整整一晚上，穗穗没讲一句话。

吃晚饭的时候没有，吃过饭，坐在碾槽边碾完了半槽油茶籽，她还是一句声没做。

——长到十六岁，她记不起阿爹有哪次对她粗过喉咙动过气。

——她就不晓得，阿爹今天是搭歪了哪根筋，做什么硬要把她请来的客人赶起走，做什么还要立起眉毛对她凶！

她做错了什么吗？

她只觉得心里窝窝的全是气。

田伏秋同样没做声，闷起脑壳打了两箍茶枯，又闷起脑壳蹲在门口吃了一气旱烟，好像就没看见女儿在跟他发闷气。

一边的六伢子也就只好闷起脑壳做工夫。师父不做声，穗穗不做声，他就更不晓得该如何做声。他只觉得今晚的水碾吱呀呀地转得特别单调。

吃完三锅烟，田伏秋突然起了身，从墙上摘了柴刀、药葫芦，系到腰上。

六伢子就问：“师傅，这么晚了还出去呀？”

“十里坡看秧瓜棚的吴满叔腿杆子发风湿，跟我要了些夜枯草，我去给他采一下。”田伏秋边说边出了门——治风湿的夜枯草，是要晚上上山采来的，药效才好。回头他又叮嘱了穗穗一句：“明天还要上麻溪铺你舅舅屋里，早些睡吧。”

穗穗就“嗯”了一声。

后来穗穗就碾完了茶籽。

后来她就打了水，进自己屋里洗脸洗脚。

后来她准备睡觉，就听见外面堂屋里轻轻地有响动。

她出来看，就看到墙角那面高脚鼓上堆的杂物被挪开了，看到六伢子背对着她，正在擦鼓上的灰尘，看到他抚摸着鼓，似乎想做些什么，却又有些拿不定主意。

穗穗就问：“六伢子，你想打鼓啊？”

六伢子就被她吓了一跳。

吞吞吐吐讲了一气，穗穗才总算听清了六伢子的心思：他想上龙船掌鼓。

他其实早就想上龙船掌鼓。

“龙船起飙走，功夫看鼓手”。能在端午节上做一回龙船鼓手，下青岩河与其他十六寨一较高低，那才算竿子营的好汉英雄。

他为此偷偷去看过多好次别家鼓手如何练鼓，自己也悄悄躲起练过无数回，“三通炮”、“五更惊晨”、“双龙抢珠”，他都偷偷练了个精熟，甚至一般鼓手难打出的“狮子滚绣球”，他也记了个八九不离十。

除了“辕门听令”。那是竿子营掌鼓手的绝活，莫讲会打，一般人听都难得听到一回，六伢子也只在前年端午节时听三官寨最有名的老鼓爷石老月打过半套，而且石老月也只打得半套，另半套据说会是会，但快得连他老鼓爷都打不出。

前几日收油茶籽，六伢子还专门到邻近两家寨子去偷看过人家练船，他掂量自己的本

事，只怕也不在那两家寨子的掌鼓手之下，于是心里更发痒痒地难受。

“你想上龙船掌鼓，为什么不跟五叔公讲呢？”穗穗就问。

六伢子讲他不敢讲，再说师父都没答应五叔公，他做徒弟的怎么好出来逞能。

“阿爹就是这样了，什么事都不沾边，能躲就躲，你又不是不晓得。连客人来借宿，他都要赶跑，莫讲帮寨子里打鼓了。”穗穗说，“再说，他也不会打呀。”

六伢子说：“可我听五叔公讲起，师父以前是竿子营最好的掌鼓手。”

这话穗穗根本不信：阿爹要是会，这么多年，如何从没看见他打过？

然后她就把手鼓背到了屋场上，把鼓槌递到了六伢子面前：“给你。”

六伢子不明白：“做什么？”

穗穗说：“你不是想打鼓吗？”

六伢子就怯怯地不敢接：“师父要是晓得了……”

“阿爹又不在——在又怎么样？”穗穗觉得奇怪了：自己喜欢做的事，为什么不做？“你喜欢，你就打，想那么多做什么？”

六伢子就犹犹豫豫地接了鼓槌。他就试着敲了几下。

穗穗说他敲得太没力，而且也敲慢了，鼓手一慢，桡手就会跟起慢，龙船就会输。

六伢子就咽了口唾沫，重新敲起来，起初鼓点还有些生涩，但听到自己的鼓声咚咚地响，看到穗穗眼睛闪闪地要他使劲，他就觉得鼓槌在他手里有些活起来，就压不住地越敲越响，越敲越快。

打过了“三通炮”，他又麻起胆子打起了“狮子滚绣球”，这通鼓原本便热热闹闹地透着灵气，花点子一串接起一串，他原本还怕自己打不利索里头的繁复，但甩开了腕子后，鼓点反倒流水般通畅起来，直打得他一身热热地发汗，打得手心里滚滚的，只觉得心都随鼓点震起来。

鼓声中，穗穗也忍不住拍巴掌打起了节拍，只觉得一串串鼓点子敲得心里腾腾地起劲，腾腾地忘记了半天的闷。

便在这时，六伢子的鼓槌却突然一停：“师父？”

穗穗一回头，也愣住了：“阿爹？”

——不知何时，田伏秋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院门口。

一步一步，田伏秋走过来，一直走到鼓面前。

六伢子就慌慌张张地放下了鼓槌。

“阿爹，”穗穗赶紧说，“六伢子想上龙船当掌鼓手，是我喊他练鼓的。”

田伏秋还是没做声。

也不看女儿和徒弟，眼睛倒是盯着那面鼓，淡淡地出神。

沉默中，不光六伢子，连穗穗都不知怎么有些紧张了。

她看到阿爹的额角汗汗地闪着光，阿爹的眼睛定定地盯着那面鼓，那双眼睛里倒不见有什么责怪人的意思，但却与往日有些不同。讲不出到底有什么不同，反正眼前的阿爹，透着什么她不熟悉的东西。

仿佛在重温某种久违的感觉，田伏秋的手，缓缓地抚过鼓面。

他突然操起了鼓槌。

脚步一分，丁八站开，田伏秋沉腰，收腹，展臂，长长吸了一口气——